《道德經》名言、綱要 上課地點：大鑑禪堂，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

第八堂課之一

梁寒衣老師撰筆，林淑嬌聽寫

（《道德經》弘法第8堂，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授課錄音）

◎大制不割與「非割不可」

——「大制不割」，意即：真正的「大」，則不會切割和排除掉什麼。它是包含「一切有」、一切萬法的。與「道遍一切法」、「道在一切處」、「道在稊稗，道在屎尿」(意思是，「道」流貫萬物萬相，從最高至最卑微的)。名相不同，所指涉的卻是同一個。行者須咀嚼融通，不可縛礙。它是足以拓展心量，足以拓展慈心與智照的生命美學。

——換句話說，真正大的智慧中，不會排除、不要「小智慧」或「沒有用的智慧」，它是智光洞皎、圓照、圓包、圓學的。為老子說的「人不學，不知道」：大的「道」如此，小的「道」亦然。

——然，人類人性卻是「非割不可」的：面對我們不要、不喜、不期待的境界——不管是什麼境界，定起煩惱、分別、掙扎與拉鋸，也將有種種陰影、棘刺和覺受，以致此四字「理」上容易，卻是行者終其一生演煉、拔河的命題。

◎《空谷幽蘭》的「隱士文化」與佛家、道家修行的關係

——1.與《道德經》的傳授/記錄者老子、尹喜的關係。

2.與本經註者憨山大師的關係——談憨山漫長的住山修行、刺血寫經，乃至銷融智識、知見轉為本體實證、本體受用的工夫。退遁深山、大澤的原因，基於體認，徒有知識、概念、見地，並不足以進入教法的心髓，須經高度的修行、轉化、驗證，始能冥入。

◎憨山的「華嚴思想」、「華嚴境界」以及他弘闡《道德經》的本懷。

◎這部《憨山註》的重量級意義：

——憨山認為欲瞭解老莊，須具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：

其一，熟覽教乘，精透《楞嚴經》，融會我佛「破執」之論。

其二，精修靜定，功夫純熟，用心微細，方能體會老子的工夫苦切處。

(而憨山本身恰恰禪定高深，具有幾回「入定」的經驗；也精湛經教、禪觀

，為從具體實修中打徹、打透的過來人。是能與老子深微對話，揭出卷藏心髓骨底的修行者)

——厚底、光芒如此，但從嶗山住山起筆，到流放嶺南截稿，他一共銷耗十五年光陰始完成此註(但他完成《楞嚴懸鏡》卻在半支紅燭的時間;《金剛決疑》在群眾洶洶暴動的孤獨大殿裡，僅數個小時或半日、一日的時光);且自述此《道德經》註「往往需十天、數十天才得一語，或經年才得一章」，即可看出其心血的流注，以及此註的超獨與鐸亮了！

◎為什麼講此《道德經》，須談「轉識成智」？

——憨山於他的〈論宗趣〉中，一開始即提到「老氏所宗虛無大道，即《楞嚴》所謂『晦昧為空，八識精明之體也』。然，吾人迷此妙明一心，而為第八阿賴耶識;依此而有七識，為生死之根;六識為造業之本……」——僅只為要明白此〈宗趣〉，便須對「唯識」學說，有著基礎的認知。它本是高難度的修行，高難度的經註，與高難度的跋涉。同時，亦是坐在華嚴智海上的洞見。

——若不止將之視為一門知識，而期願轉化自我生命，則須以更緩慢的鐘擺，去參思、消化、證據與融入。

◎〈第四章〉

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;淵兮，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——本章主旨在揚讚道的「體/用」以及「不可測知」。

◎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

——沖，即空寂(指「體」)。盈，即充滿。此句意即「道性虛寂微妙，而用之宛然不盡」。「不盈」，即「無盡」，指永保留一種開口、一種開放的彈性、可能性。盈，為「滿」，一只茶盌、一個容器若是滿的，則永不容許其他的注入;而大海看似了無限制、容許無量，在於一無滿溢、滿漲的可能;「道」亦如此，若能恒保一個「虛」的體性，則與「道」相合，則永用之不竭，為無盡藏。(英文字Available或可略明此源源不絕、取之不盡的狀態)

◎淵兮，似萬物之宗。

——淵，靜深不動，形容道體的淵深寂默——立於崖上，或深淵之畔，人永難以測量此淵闃默深靜的底綫;雖則看似如此，卻恍如萬物的源頭，能發

育、生死萬物，且為萬物的依歸。宗，即依歸、宗主、宗承之意。

——上下兩句的「或」與「似」，即「好像、彷彿、宛如」的意思，兩者皆是「不定詞」，意思是「道」本流灌、徧覆一切，「看起來」卻永保謙沖、恍若「不盈」的狀態(非真「不盈」，正如佛性一般，徧滿萬類，無物不具，唯是空寂以待)——憨山認為用此二字，緣於老子怕大眾「學一法，執一法」，執著言語、名相為實，不肯「離言體道」，證入道性。

——事實上，老子的哲學，本是虛寂、遼闊，而具彈性、可能性的。用「或」與「似」也僅為保持開放的無限可能，讓行者不去「抓死蛇」，而伸卷、任用自然。為老子「破執」、「除遣」之詞。

——六祖謂「物忌獨賢，人惡出己」，有真才實學的人本該保持「沖而若虛，用之不盈」的態度，無須一次用盡、使盡；人，並不需要拿整座水庫的存水倒盡了、去澆灌一園花草！故保持「虛而不盈」吧，不必更誇示自己的厚。(永嘉玄覺謂「但自懷中解垢衣，誰能向外誇精進？」——道人應著眼！)

◎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

——此四句偈在說明「道」的作用，譯成白話即是：

「道」能折挫、磨挫生命的尖角、銳氣(唯因有尖角、棘銳則刺、則刮)；能排解生命的糾葛、紛雜、混亂；能調和、柔化自我眩耀、閃亮、螫刺的光芒而混融世間，乃至低矮、低伏到與塵土一併呼吸(不管你視為卑賤、卑微的「塵土」究底是什麼！)均須有此能耐能置放、安頓、與調柔。

˙第一，挫其銳，須先自體有道，能依「道」修持，以「道」貫穿自己，作為本體的生命軌轍，來挫折、磨蝕生命的剛角和鋒銳的尖刺……那些能夠割傷、殺傷、刺痛人我的，極具爆破力與摧毀性的部份。唯有能挫折、調御一己的「銳」時，才可能談協助、挫折他人的「銳」。

˙第二，解其紛，先從自我內在開始解除：先能依「道」將一己種種紛亂、飄搖、拉鋸、撕扯、矛盾的生命觀、價值觀一一梳理、明照、調馴、調和。若自不具鑰匙——無法解除本體的糾結糾葛，則也談不上遞出鑰匙幫他者開門。須是內自操持，是一「知有鎖鑰在」的人始得！

由是，不得隨意「好為人師」，拿「道」的量尺率意指摘、批評他人，唯因此四個量尺全都是「內化」和「內斂」的，全都是用來要求、對焦自體的準則。

˙特別強調「內自調御」，基於若只潦草閱過憨山所舉的〈張良與圯上老人〉的範例，則易於誤解為「道，可用來折挫、排解他人」——然，黃石老人若不自修道，不具道眼、道氣、道儀，又怎能以道人的手眼折攝張良的嶙峋銳氣呢？

˙範例：張良與圯上老人

《史記》記載，張良，為韓國貴胄，父、祖五世皆為韓國宰相，始皇一統天下，吞滅韓時，張良仍一年少，胞弟逝滅，他胸中撩亂、唯懷「亡秦復讎」之念

，連喪殯也不及打理，即散盡家產，流亡顛沛，尋索一名力士(一名能舉120斤重錐的大力士)，與他一併於博浪沙錐擊、伏刺秦王。

「銳」，憨山釋為「剛勇精銳」，既指張良能以二人獨自刺秦的「剛勇剛銳」，也指刺秦之後，始皇「大索天下」，卻徧尋不得……此人的「黠智精銳」：無如許的智謀，則不可能構設出這種眾目睽睽下「勇猛伏擊，又全身而退，且徧搜不得」的策略。

出身世家，「志」、「智」皆銳，剛猛卓皎，圯上老人(即「黃石公」)竟能藉著「遺下隻履」，使他拾鞋、穿鞋……透過反覆地折挫、勘試，最終授以他《太公兵法》(這即是「挫其銳」！)。依此兵法，他輔佐劉邦，智謀奇出，建立漢室，夷滅了秦朝，一洗了亡國之恨(此即「解其紛」：一解張良內在最蕪繞、沈鬱、糾結的亡國之痛！)

〔憨山更評述，能如此「以無事取天下」，自莊周以下，一切進取功名、輔佐人君的智識精英，能得老子精華精邃的，也唯有張良一人而士。其餘方術之士得之，也僅流於詭奇的末流、小道而已，更遑論其他的門外之見了(憨山曾喻為「場人的欣戚」)！〕

——「解其紛」的「紛」，亦可指「是非紛擾」，〈憨山註〉的觀點是，諸子百家、滔滔雄辯，卻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」，無人能解；唯有道者，始能以「不言之辯」來解紛，也即老子所謂的「大辯若訥」：基於道本無言，若能守默、守訥，則是非自然泯息。

1.弘一大師面對是非謗詬的方法也不離此「大辯若訥」，意即：僅要保持沈默、無言，則「一謗就過」，若對答、對辯、乃至「對謗」，則是非競起、永無盡頭。

2.直如前已捻提的，一柸污濁的揚塵之水，無論多大的塵埃——多大的誹謗與諍辯，只要保持不動，久久、久久……塵埃自將沈澱、止息；唯因萬物、萬法皆是「無常」的，即連那想「諍辯、謗詬」的心也不能夠持續與恒常(若人堅意如此，也無非他個人的牢獄與不幸罷了！)——

◎和其光，同其塵

——第三「和其光」，光，即光芒、鋒芒，無論具足何種高越的光芒——智識、才華、富貴、權位、家世，乃至各種專業、技藝……均須收摺、調攝、平等、慈待有情，而能融入塵土，入與一切卑污、瑣屑、底層底谷。第四「同其塵」，則是菩薩「四攝法」(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)的必然！一旦決意修行，成為一名道者，則必須學習「以事佛之心承事眾生」，無論你究底先前具足何等傲目、爆耀的光芒，一旦為道，則須下心收拾，收斂，共塵。

——這個「光」，〈憨山註〉定義為「智識銜耀於外」，用「飾智驚愚，修身明污」來形容，譯成口語即是：一切的智識洞察、才華能力僅為了裝飾、裝填自我，以便驚嚇、嘲弄較之於自我更無知、下劣的愚人；修行的目的徒為標榜自我，告明大眾：「你們都比我污濁！」——倘若如此，你的修行就是用來

「嚇」人的，唯是「我慢熾燃」！基於「梵行淨白」的唯一目的，僅為獲寧靜澄明。

——一名道者必是「韜光內照，光而不耀」的(韜，即收劍的劍套、劍鞘)，一切智光、智劍僅為了「內調心性」，是為了向內檢測一己，內照自體的污點、不足、不成熟、不抵達處；此智劍，僅為「殺一己的天然」！縱有光芒，也不為去眩耀、刺痛他人。所有的力道也都是內向、內照、內用；不在假裝、冒充自我多有知識、伎倆、洞見，以便諷刺、凌踏他者。

——關于道者的「守志，和塵」，憨山用「眾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眾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」來表述。昭昭，指「目光雪亮」；察察，即檢察、尋伺——意指凡夫心習於對他者嚴厲、苛刻，恰似拿了一把雪亮的鑽子到處察伺、攢刺(人類總習於拿著量尺嚴苛審量他者，且誤以為一己「智慧超卓」，足以檢視、批判一切)；而道者卻逆向操作，唯是「昏昏，悶悶」，收摺起一盡外眩智光，唯是埋光沈默，內自調攝，僅如牆角無光的古陶一般。

換句話說，好的修行應是，當他人拿著一把雪亮的鑽子、或刀子到處去刺、到處去辯，爭誰強誰弱，誰有能誰無能，誰知見精準誰昏愚的時候，你只看來拙鈍(昏昏)默寂(悶悶)，古訥無言。

——「和光」須「和」到什麼程度，才算究底「同塵」了呢？憨山的標準是「呼我以牛，以牛應之！呼我以馬，以馬應之！」：當人們叫我：「牛，你來！」；我便「哞，哞，哞，牛來也！」。當別人喚我：「馬，你來！」；我也便「嗒，嗒，嗒，馬來也！」儘管學那馬長嘶幾聲。(斷臂的二祖慧可，晚年身著俗衣，混入世俗，出入酒肆，為人幫傭行役，也跡類於此。)

˙舉例

1.「糞頭」與藥草

2.「蘭心蕙質」與圓仔花

——「和光同塵」的現實起步：

1.修行人一開始就發願，不要受用的比別人多！—無論於世俗法中自己究底有多高的富貴、權位皆如此。一切受用，衣服、飲食、器具……等等，與升斗小民、庶民人間無二，不高不低，差幾、一般，便可。凡事放小，欲望的尺吋放低、放淡、放淺，即可「寡欲解脫」；尤其之於官能、物欲的部份，要能「殺」和「捨」。不消耗大量的心力、勞力去追尋人欲、物欲，始能開展智慧、禪定，致力於精神、心靈的探索，比如各種藝術、文化、社會學、政治、歷史……它皆潛含了人類的智照，與無限性；也皆通向精神向度的開展和開拓。

2.能將節樽的資糧「辦道」，而憫念有情，常憐孤窮、貧苦。

3.能放下身段、姿態，所有瑣役、勞務，能與眾一併荷担、操持。

4.須自有「光」(智光、慧光……)，也掏取得出「光」，足以照明自己和他人，不能只剩「塵」！全成「黑漆桶」！

◎湛兮，似或存。

——前四句描述「道」的妙用無際，此處回歸談「體」：其體卻湛然不動(湛，即清淨、明澈；六祖慧能道「何其自性本自清淨！」)，宛然存有。用「似」字，在於此空寂明性徧一切處，任用無跡，卻也無以捉捏、無以名之，僅能勉強稱它為「道」而已(第一章已釋過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：道，根本無法言說，無以命名；以致，一切命名皆為假名，一切言說也不過是假名為說)。然「似或存」，卻也流灌一切、運用不竭，恍然可以觸知它的存有。

◎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——意即，道，虛玄微妙如此，卻不知它從誰出生？來自何處？由何而來？象，同「像」，也是一個模擬詞；意思是：像是早生於天帝之先——於天地宇宙存有之前便已存在。

——「象帝之先」，指道性無始，宛然較之於天地萬物的存有都更早、更古、更杳難追溯……(參見前「無極圖」，用虛綫表述，正是老子用「象」、「似」、「或」的意思。)

——老子凡言道的體用奧妙，皆來自於胸中「自受用」的境界，行者必須下工夫，穩實體證，轉為自我的生命行履，工夫愈作愈深，愈味愈厚，方能見得老子的親切處。